

編

張獻之
徐喜端

詩詞曲語彙釋
全元戲曲方言攷

華正書局

詩詞
全元
戲曲
曲語
方辭
言匯
攷釋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
局版臺業第壹叁伍伍號

詩詞曲語辭匯釋

附：金元戲曲方言考（一冊）

定價 精裝 參佰貳拾元整

發行處：華正書局有限公司

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七十五號

電話：三九一六八七二

郵政劃撥帳戶：第一〇三〇二七號

（本局出版圖書如有缺頁污損可隨時更換）

出版說明

「詩詞曲語辭匯釋」六卷，爲杭縣張獻之（相）先生遺著。其書匯集唐宋金元明人詩詞曲中習用之特殊語辭，詳引例證，解釋其意義與用法。統計自單字以至短語，標目五百三十七，附目六百有餘，分條八百有餘。其中語辭大半出於當時通俗之口語，自來解釋，未有專書。作者專心茲事，搜集整理，歷八年始寫定爲今本。可供研究古典文學、語文學及從事字典辭書編纂者參考。書末附載本書語辭筆畫索引，以便檢查。本局特予印行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「金元戲曲方言考」一卷，補遺一卷，徐嘉瑞撰。金元戲曲中之方言俗語，索解匪易。作者乃取金諸宮調、元散曲、雜劇，下及明代南曲、朱有燉雜劇並參以他書，約得六百條，以曲釋曲，逐條例證。開董理戲曲方言之先路，讀元曲者與語言學家將可取資是書。本局特附張書之後一并印行，供讀者參考。

敘言

詩詞曲語辭者，即約當唐宋金元明間，流行於詩詞曲之特殊語辭，自單字以至短語，其性質泰半通俗，非雅詁舊義所能賅，亦非八家派古文所習見也。自來解釋，未有專書。然詞爲詩餘，曲爲詞餘，詩詞曲三者各爲分流，仍屬同原，竊意匯而釋之，事或較便。匯之之法凡二：因其分流，則詩證詩，詞證詞，曲證曲，是爲自匯；因其同源，則三者或二者互證，是爲互匯。綜合各證，得其解釋，則假定爲一義。一義不足概括，則別求解釋，復假定爲他義。凡屬於普通義者，除有聯帶關係時，不復闌入；其字面生澀而義晦，及字面普通而義別者，則皆在探討之列。意在括囊衆義，取材因而從寬，詩詞并及題序，劇曲并及白文。采掇所及，往往有列證至十餘或更以上者。西江之水，元難盡吸，祇以所述意義，多爲假定，故於適當範圍，羅列諸文，冀以得其左驗。又有進者，假定之義，自知不愜，譬之草案，殊非定論。深冀天下學人，引繩落斧，或就所有之證，轉益多

聞，重定確義，則今此之羅列諸文，雖未詳盡，亦足以供給資源也。

每條排列之次序，大體由詩而詞而曲，依次爲組，無則闕其一或闕其二。每組之證，亦略依撰人之時代以爲次。惟因敘述之便，取其比事屬文，意義益得醒豁，則偶爾凌次，亦所不避。詩以唐人爲中心，宋詩次之；詞以宋人爲中心，金元詞次之；曲以金元人爲中心，元以後次之。所采唐宋人詩，除大家專集外，多取之全唐詩與宋詩鈔，二書流傳頗廣，熟而易詳，故不標舉書名。宋百家詩存及南宋六十家小集，流傳較少，故冠書名以著所自出。詞家專集，出於汲古閣、侯亦園（粟香室本所自出）、四印齋、彊村、雙照樓、涉園、江氏宋元名家詞等叢刻者，亦不標舉，惟標舉其采自總集者，以便復檢。曲之總集，大率爲楊朝英二選、樂府羣玉、樂府新聲、雍熙樂府、詞林摘豔諸書，或非人人案頭所備，輒亦著所自出。其采自各曲譜及永樂大典戲文三種者準此。取材所資，巨編祕籍，深戴前賢刊布之功。而近時名賢，於詞曲俗文，蒐輯校訂，致力尤劬，如吳梅氏、王季烈氏、任訥氏、盧前氏之於曲，趙萬里氏、唐圭璋氏之於詞，錢南揚氏

之於南戲，鄭振鐸氏之於敦煌文學，藝林伐山，巨靈足亞。不佞所取未精，所用實宏，飲水思源，敬識所自。

援引例證時：詩則稱某人某題詩。詩題過長，間亦節短，但題首每仍其舊，以便復檢。詞則稱某人某調詞，或加題目，惟減字木蘭花則沿稱減蘭，以資省括。雜劇則逕稱某某劇，惟拜月亭則冠稱關漢卿拜月亭劇，以別於同名之幽閨記傳奇。小令則稱某人小令某調，或加題目。套數則稱某書某人某套，或加題目；無題目者則標其首句曰某某篇；其某書止此一套，檢之即得者，則篇名亦從略。凡撰人姓氏，一律稱名。惟清以前總集所載，有稱號者，亦爲便於復檢計，姑仍其舊。至於書名詳略，約如下述：宋趙聞禮所選陽春白雪，則稱陽春白雪；元朝楊英所選樂府新編陽春白雪，則省稱樂府陽春白雪；又所選朝野新聲太平樂府，則省稱太平樂府；無名氏所選梨園按試樂府新聲，則省稱樂府新聲；近年發見之劉知遠諸宮調，則依世界文庫本而省稱劉知遠傳。傳奇則沿幽閨記、牡丹亭省稱之舊例，不附傳奇字樣。至於版本關係，稱引時大致如次：臧氏元曲選本雜劇，流傳

最廣，則僅舉劇名，不標書名。近時涵芬樓新刊之孤本元明雜劇（卽也是園本）準此。元刻本雜劇不分折，明刻本始分折，故引用明以來刊本元曲時，則標一、二、三、四等折名，引用元刻本古今雜劇三十種（卽士禮居本）時，則逕稱某某劇，不標折名。其同一劇而與元曲選本或涵芬樓本並見者，則冠稱三十種本，以爲識別。暖紅室本董西廂，有四卷本、一卷本兩種。一卷本較合原始形式，然以內容太富，渾稱董西廂，不便復檢，故依四卷本仍標一、二、三、四卷數。王關西廂爲五本雜劇所合成，有方諸生本（明王驥德伯良別署方諸生）及暖紅室刻卽空觀本（明凌濛初初成別署卽空觀主人）可據，故標稱一之一、一之二等等，以復其初。西遊記爲六本雜劇所合成，特今之傳本，挨次分爲二十四折，恐非吳昌齡所撰原本（近孫楷第氏考定爲元末明初人楊景言作）如此，茲姑從傳本之折數名。又凡版本不同，或同此一文而所載之書不同，如專集與總集，其文字每有出入，遇此場合，則徵引時必標稱某某本或某某書。惟唐詩則多根據原本所注之一作某，緣全唐詩如此，卽唐人專集，亦多如此，其一作某者爲何

本，已不可考也。其他凡云一作某者準此。復次，同此一文，間有撰人姓氏，所傳各異，或編集者從寬而收存，或轉載者無心而誤次，凡此之屬，除依據定說外，一一考覈，僕病未能，對於讀者，敢告負罪。

例證所引文字，直接與本條之標目有關者，字旁加套圈以爲識；間接足以相發明者，字旁加尖角以爲識。又詞曲之讀法，有從譜讀與從文讀之異。如蘇軾詠楊花水龍吟詞，其結拍數句，從譜讀，當作『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，是離人淚；』從文讀，當作『細看來不是楊花，點點是，離人淚。』四卷本之董西廂，多從文讀；一卷本之董西廂，多從譜讀。從譜讀者，有時須割裂文義，本書側重文義，故寧從文讀。又如詞曲中之豆句，其斷句之點，應施於上下兩句橫縫之中間，茲從權宜，一律施於句旁，削足適履，知不能避方家之訶也。

假定一義之經過，就其要者粗陳於下：一曰體會聲韻。有韻之文，押韻爲難，古人容有遷就。況律詩須諧平仄，詞曲并嚴上去，聲韻所限，下字易窘，斯字義寬假之處，當亦愈多。在解釋時，自當多設方便，以謀適

應。雖一字多義之原因，不盡屬此，要亦消息之一。至於聲近義通，訓詁舊例，顧在末流，稍失之滑。茲事江河不廢，陳義寧取矜慎。二曰辨認字形。便書通假，古人往往隨手拈用，亦有後人傳寫摹刻，輾轉變易者。爲偏旁整齊，則尤殫增成死殫；爲形體簡便則僣倖省作奚幸。故諒悄悄可視其從肖而認爲同義；謾謾慢可視其從曼而認爲同義。形近義同之處，無從繩以小學，第於文義求之，姑且望文生義而已。三曰玩繹章法。有倒裝之字，有倒裝之句，更有倒裝之段落。有本句爲呼應，有上下句爲呼應，有隔若干句爲呼應。試以詞論，普通前後分兩片，此乃譜之起訖，未可卽認爲文之起訖。名家傑構，其前片後半與後片前半，合成一段落者甚多，所謂過片不斷曲意也。夢窗（吳文英）之詞，號稱難治，與其云在字句之澀，毋寧云在章法之細。玉田（張炎）評夢窗詞，謂如七寶樓臺，拆碎下來，不成片段。竊爲下一轉語，樓臺結構，本成片段，見爲不成，以拆碎故。故本書所引文字，除單句意義明白者外，輒每引上下文，成一起訖，俾意義得以完全，了解易於正確。四曰揣摩情節。詩詞小令套數，題序所及，爲

其命意所在。劇曲更各有關目由歷，尋其脈絡，得其事較，不中不遠。又語氣輕重緩急有殊，意義亦即大異，子細翫索，并於上下文求之，或就命意求之，亦可想象八九。例如誰家一辭，誰猶云甚，此可就姓甚名誰之恆言，推得其義。家與價同，爲估量某種光景之辭，與箇字相近。誰家，猶如今日蘇杭語之啥箇，亦猶云甚麼也。杜甫少年行云：『馬上誰家白面郎！臨階下馬坐人牀。不通姓字粗豪甚，指點銀瓶索酒嘗。』此誰家字語氣激切，乃是詈辭，猶今云甚麼東西。西遊記劇十二云：『誰家一個黃口孺子，焉敢罵我！』文義亦同。若解爲某家郎或某家孺子，語氣未免不合。牡丹亭驚夢云：『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！』此誰家字語氣沉重，乃是悲語。誰家院猶云甚麼院落，意言尙成甚麼院落也，故與奈何天相對。此非臆測，上句云『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，』下文云『便賞遍了十二亭臺是惘然，』俱其明證。若解爲某一家之院，則迂緩而不切矣。五曰比照意義。茲事稍繁，復析爲六項述之。甲、有異義相對者，取相對之字以定其義。例如：駱賓王樂大夫挽詞：『城郭猶疑是，原陵稍覺非。』

李嶠早發苦竹館詩：『早霞稍霏霏，殘月猶皎皎。』兩詩之稍字均與猶字相對，因假定稍猶已也。再證之韋應物休沐東還胄貴里詩：『竹木稍摧翳，園場亦荒蕪。』韓愈秋雨聯句：『氣醺稍疎映，茅亂還擁蒼。』一與亦字相對，一與還字相對，稍字之已義益明。復證之蘇軾十月四日以病在告獨酌詩：『月華稍澄穆，霧氣尤清薄。』陳師道次韻晁無斁夏雨詩：『稍無蟲飛喧，復覺蟬語多。』一與尤字相對，一與復字相對，稍字之已義益確。凡此諸詩之稍字，以少小之本義釋之，殊無當也。乙、有同義互文者，從互文之字以定其義。例如：李商隱昨日詩云：『昨日紫姑神去也，今朝青鳥使來賒。』賒字初覺費解，然此爲七律詩體，對仗工整，賒字當與也字同爲語助辭而互文，因假定來賒猶之來兮，亦猶之來也。然後韋應物池上詩所云『池上一來賒，』及楊萬里多稼亭看梅花詩所云『更上城頭一望賒』者，迎刃而解，知其亦爲語助辭也。丙、有前後相應者，就相應之字以定其義。例如：邵雍答安之少卿詩云：『輕風早是得人喜，更向芰荷深處來。』又孫光憲浣溪沙詞云：『早是銷魂殘燭影，更愁聞着品絃聲。』兩

早是字均與下句更字相應，因假定早是之義，猶云本是或已是也。丁、有文從省略者，玩全段之文以定其義。例如：早是字與更字相應，然馮延巳《搗練子》詞云：『早是夜長人不寢，數聲和月到簾櫳。』又董西廂四云：『早是離情恁苦，病體兒不能痊愈。』兩上句均有早是字，知其下句均省去更字也。戊、有以異文印證者。同是一書，版本不同，某字一作某，往往可得佳證。例如：王維燕支行詩云：『教戰須令赴湯火，終知上將先伐謀。』趙殿臣注本云：『須，顧元緯本、凌本俱作雖。』李商隱中元作詩云：『羊權須得金條脫，溫嶠終虛玉鏡臺。』朱鶴齡注本云：『須一作雖。』兩詩之須字作雖字解，方與下句之終字相應。又巾箱本琵琶記三十云：『他媳婦須有之。』凌刻臞仙本及陳眉公本，俱作『雖有之。』據此三證，則知須猶雖也。己、有以同義異文印證者。類似之文句，甲文某字作某，乙文作某，比照之而其義可見。例如：陳師道寄泰州曾侍郎肇詩云：『是處逢人說項斯。』實脫胎於楊敬之贈項斯詩之『到處逢人說項斯。』則知是處卽到處也。陳與義雨中再賦海山樓詩云：『一生襟抱與山開。』實脫

胎於杜甫奉待嚴大夫詩之『一生襟抱向誰開。』則知與猶向也。（以上所舉各例，俱詳見各本字條。）凡此方法，大率不出劉淇氏助字辨略、王引之氏經傳釋詞及清代諸訓詁大師所啟示，創始難而因仍易，不佞惟有遙謝古人而已。

疏釋之事，自古爲難，是以說詩，忌着死句。古人託興所及，乍陰乍陽，正其妙絕天人之處，假定意義，卽落呆詮；況以今語譯古語，竭其千慮，終隔一指。古人語簡，一語辭包涵數義，當時口耳流行，聞者意會，在今日則不得不設爲多義，以求脗合。然古德譯經，多義不譯，今乃自設多義，毋乃治絲自棼。且也詩詞欣賞，義理與神情並重，試以着字爲例。着有落義、近義、到義：黃庭堅落星寺詩云：『星宮游空何時落，着地亦化爲寶坊。』此云落星，着地當解爲落地。謝翱北府酒詩云：『柳枝着地春垂垂，祇管人間新別離。』此云垂柳，着地當解爲近地；且亦未嘗不可云到地，特到地爲特別而近地其普通也。此自義理而言也。着有生義、添義：陳亮懷辛幼安賀新郎詞云：『樽酒相逢成二老，却憶去年風雪，新着

了幾莖華髮。』華髮曰新生，未嘗不合，然不如曰新添之得趣。着有被義，遇義：楊萬里北風詩云：『如何急灘水，更着打頭風。』打頭風曰更被，未嘗不合，然不如曰更遇之得勁。此自神情而言也。然而此義彼義，相通相近，推敲愈細，迷惘愈甚；兼之欣賞之事，憑乎主觀，要在素養。吾斯未信，繩差糾謬，是所望於通人。又歌唱文學，與普通散文不同。歌唱之時，有文有聲，例如劇曲，伶工因聲調關係，往往加襯，芝庵唱論，稱爲添字節病。故除『的這』『也波』之屬，一望可知外，其必須迂迴說之而始可通者，及辭義複沓而不可繩以文法者，實皆襯字襯語使然也。就一辭論，固有意義，就全句論，無關宏旨。凡是等等，易落呆詮，覽者幸自分別。

李杜韓蘇黃陳等詩集，雖有舊注，多重典實，間涉語辭，究亦寥寥。詞集則片玉、無住及草堂詩餘外，舊注本殊不概見。傳注東坡詞（據龍沐勛氏東坡樂府箋後記）及魏注明秀集，已爲殘帙，然亦注重典實。西廂各注本，始重方言，以方諸生本爲大成，羅列比較，求其確解，方法最爲縝

密。助字辨略，範圍較經傳釋詞爲廣，古書而外，旁及詩詞，惜元曲部分，自序云別編續出，迄未見有傳本也。徐渭南詞敘錄、沈雄古今詞話、張德瀛詞徵諸書，或曲或詞，亦掇拾單辭碎語，施以解釋。其餘諸家詮評所及，偶涉方言隻義者有之。東鱗西爪，要皆不佞參考之資。鄙見有與古人異者，我申我說，各行其是，不因欲立我說，悍焉引之，遽加辨駁。學問者天下之公，見解者人心之異，況治學方法，隨時代而演進，今日羣籍大備，又與古人時代不同。汲綆旣修，活水易得，未敢沾沾自喜，輒以『非也』『失之』一類之語，反脣相稽也。

不佞壯歲以還，瀏覽詩詞，紬繹疑滯，心識而已。五十以後，漸事筭錄，時則詞曲之學鼎盛，所刊日富，隨筆件繫，積數巨帙。六十以後，專心茲事，且筭錄，且整理，閱六年而寫成六卷。又閱二年，廣續要刪，始寫定爲今本。自慚讀書不多，學力所限，未能臆解者，蓋闕如也。衰廢之軀，視蔭汲汲，時以不克蒞事爲懼。孤燈深夜，扶病奮鬪，幸得粗成，始願匪及。抑居恆每念吾國文學領域，極爲廣袤。普通披吟所及，率在毛詩、

楚辭、漢魏樂府。其唐以來之近代文學，於方今有絕大關係者，輒爲文字所障，未盡擲筆。不揣棉力，葦路藍縷，姑試初步，大雅有作，分爲糠粃。然揚棄之餘，菁華斯見，他日名著益出，訓詁益精，得於欣賞近代文學，深有裨助，則不佞之所深望者也。書成，由桐鄉朱文叔氏磨勘一過，得改訂數十事，合爲誌謝。公元一九四五年農曆歲次乙酉，杭縣張相獻之述，時年六十有九。